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一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
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
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
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
疆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
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
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

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
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
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
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
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美所可兢
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
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
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
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

愚以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
言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
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
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
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
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
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
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

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
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
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
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
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
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
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乂
武備寢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
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

賴經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汭邊之備猶
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
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
東討邊備旣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
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
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
寇則汧渭爲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
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
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

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
實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
之於皇家保佑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末圖陛下
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
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
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
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鄂懲艾往事稍益禁
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
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

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又徵諸道戎兵每歲
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過其奔衝京師戒
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茲昆
夷猶肆毒蠱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旣深覆
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
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
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乂育馬漸
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
振武誘殺群胡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

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
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
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
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
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
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
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
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
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

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
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
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
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
平者李正已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
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
烈是也旣而正已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
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矍然則往歲之
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

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
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
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
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
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
必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
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
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
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

益師賦私養之蓄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
陛下又爲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
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
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
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
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
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
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
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是以

八書草
九
鏊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
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
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
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
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
方當天下一半可以養力俟時也疆則外制東
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
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
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

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本弃
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疆
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
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爲陛下惜之往
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
輒敢效其狂鄙以備采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
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
烈兇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
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

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
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
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卹勤
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摧酒
措貫貨商點召等請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
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
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
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

此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
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
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
乏使簪組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
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
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
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

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舍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適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為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

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有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

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

傍遭註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格苗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闖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鞠距踴之能其約從締交則

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乂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興廢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能多此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

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感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效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爾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芑

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
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
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
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
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敗力屈勢窮
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下虜
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
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
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

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
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
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
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
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
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
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
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
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

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
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
本傷則枝幹顛率而根柢蹙拔矣惟陛下重慎
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
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
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
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
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之要深切之
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

源而濁自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
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
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
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
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
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
則當較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
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
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

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
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
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
年矣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
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畧武俊蕃種有勇無
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
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
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
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

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
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
之患此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
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
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訶東寇則轉輸將
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
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
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
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

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遍欲推倚此
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
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
合之衆捍襄野豺狼之群陛下雖連發禁軍以
爲繼緩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
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
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
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
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芑還鎮爲東

都之援汝洛旣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
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
勞無擾則禍患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
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旣停守備且
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
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倘
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
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芑三
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強是則力非不足明

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托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強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曰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曰

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畱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畱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一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二
論叙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剋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

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
不覺嗚咽旋屬游環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
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群臣之
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
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
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
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
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
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

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畱騷然而閭里不寧
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克乃令促限促
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旣殫又使別配別配不
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
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求膏
血竭於笞箠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
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
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
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

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溥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勲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群情動搖朝野囂

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猜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億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衆易生多猜則群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

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闕隙因人揣離哉陛下
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
之司兇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
致今日之患是群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
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
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都不
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
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
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

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
厥命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
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
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
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
無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
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

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
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
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
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
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
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
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
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
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
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
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
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
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
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
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
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畧可記人事理而天命
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

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
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
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
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
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
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
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
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貼危刷億
兆憤耻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

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
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
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
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
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
涉庶事之艱而知勅慎也今主亂失守之事則
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
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
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

焉熟計焉捨已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儉
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
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
錄片善片能以盡群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
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
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
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
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
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

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
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况陛下稟英資
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之德澤在人苟
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群孽荏苒逋誅涇
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佑陛下恐陛下神
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
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
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
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祗氛旋復宮闕而已

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

審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群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群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

下之所惡者在歛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歛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

危恤黎烝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群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勝謗藉藉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

可見蓋謂含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懍懍也臣謂宜因文武群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卽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

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去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訢合易怨謗爲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

從義如轉圓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
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
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
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通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
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
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愚感陛
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

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
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
延群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
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答奏迨茲彌旬不
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於忖
量但務竭盡恐猶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
悽血誠敢願波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
感恩思效之心睠睠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
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

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
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
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
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
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
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
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
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
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

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
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
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
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
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
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
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
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卽君道水卽人
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

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

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

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無然于中國歟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耻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

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

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
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
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英畧施於百勝
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
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
恒以危亾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
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
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
或諭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

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
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
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
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
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
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
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
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
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

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迄神龍景雲

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諫專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猶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

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歛爲公
忠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
擅迴天之謠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
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
務遊宴方謂有無彊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
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顛之佛心甘
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
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畧虛受廣納同符
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

人豁披胃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
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
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
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常
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謀責侍臣或賞其盡
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
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止通故君臣相安而
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絕人倫武畧雄圖
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

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
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
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
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
群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
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
問群臣跼踖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
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
延宰輔既殊帥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

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
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
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
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
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
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
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始於失人裕於
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
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

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奉奉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二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三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

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
事體今者鑿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尚愆
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
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
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
美名旣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
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
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
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
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
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
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
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
踰於此故伏羲神農皇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
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
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是一字且猶

不兼禹湯繼與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爲王
嬴秦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皞兼皇與帝始總
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
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
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
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
况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
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
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

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
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唯謙與順一舉而二
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
高德於夙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
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
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
何恡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玄元之
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周
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

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
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
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
亦耻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
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
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
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審再三猶懼所見不周

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
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
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
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
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
昨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
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
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
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

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
今重圍雖解逋寇常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
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寔
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
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
欲紓多難而收群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
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
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
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

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
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
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
暢鬱湮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
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
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
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
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
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

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冀寧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抄錄進來冀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伏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愿顧慚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訐謨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寢興由理乖

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讐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類亦爲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察誰不解體大

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群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覲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奉天請數對群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群臣兼

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授讒譖出外卽妄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若有竒

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又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旣免罪戾又爲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

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群心盡達愚
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屢宣密旨備該物
理由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
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
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
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
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
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
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

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
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防大道也臣聞
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
可以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
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
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
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
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物有事况
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

所謂失於誠信以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
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
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
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
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
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益以蚩蚩之
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
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
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

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
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
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
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
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
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
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
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

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

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不美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

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又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尚至於稱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關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旣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

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霹靂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理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師心

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

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徇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徇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問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

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以實慮之以終其用之
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
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
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
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
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
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
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
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

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
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
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
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
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
臣切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
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
理少因懷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
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

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銜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愎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銜

聰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愎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

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可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其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商滅宮竒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旣去四君亦

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

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纁於側益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切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耻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

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旣況有踈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本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

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
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
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
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
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
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
其方而心守不一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
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已謂欲可
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

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
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
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
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
盡在殷鑒足徵其於處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
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
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
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
自銜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

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辯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踈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

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扶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

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謹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

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急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

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四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
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
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
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歛
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恐賄之生
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
歛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

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
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
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
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
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
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
私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
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
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

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
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祗於茲迨
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
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
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
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
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
常鑾輿外幸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
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

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
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
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示
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厭望試詢候館之吏
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
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
是知昨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
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
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

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私其欲
其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
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
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
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旣
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
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
聚則民散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
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締姦鼓亂干紀而

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已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辯察茲理灑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幸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

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誠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

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
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
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
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
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
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
緝焚網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
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
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
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
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
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旣未
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
臣徃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
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
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徃彼宣慰

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班次對見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詞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頗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者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語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

思料苦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

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
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
爲况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股肱之任承渥
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
欲逗畱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
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
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
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
從一等論奏一矛一盾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

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囑求則
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
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
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寃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
明寃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僞相採忠
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
察謹奏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勉

已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

裴謂

曾任金孫咸

京兆周皓曾任丹延都裴胃曾任宣崔造殷亮

少尹李舟任郎官何士幹姚南仲陸淳沈既濟曾任

補闕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

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

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耻

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

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操非當反覆叅校未

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

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

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

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

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

例量移及今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

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

接必有可觀錄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舊亦

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

具別狀以聞謹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
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
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
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
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
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之終恐變故難測此
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
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
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

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
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
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
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
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
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
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
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
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

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回奏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悔何追伏願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揚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揚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滅亡

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
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
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
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微惠元勢轉
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
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
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
藉此兩軍迭爲掎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
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

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
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
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
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
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
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
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勲績
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
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廻面奉進止以
臣所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
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
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
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因
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艱危而不思
出險者必無久安罄陳芻蕘惟所省擇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

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
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
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
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謹惜理不可輕若輕用
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
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
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
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
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以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焚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

蕩然紀綱始紊逆錫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勲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薰蕕無辯涇渭不分二紀於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是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倘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

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
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
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
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
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
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
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彰所
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
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

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
勲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
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
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
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
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
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
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
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銚鋒排患難者

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
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
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
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
官是乃國家以吾之樞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
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
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
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
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

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悟斯旨復何賴焉後之
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
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
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
費矣旣未有實利以崇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
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種果多是野人貧
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
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
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

思更少詳度謹奏

奏章四

一五

唐陸宣公奏章卷之四



